八年
乙卯春正月帝親大祀始用新製樂章樂舞
大祀樂章　帝所親製也又是大祀遂用之以迓神樂
奏中和之曲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曄曜兮備
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仰首兮碩來期想
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奠帛樂
奏肅和之曲天垂雨露兮雨澤沾黃壤氤氳兮氣化
全民勤畝畝兮東帛鮮臣當設宴兮奉來前進俎樂
奏凝和之曲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獻
頤享兮以歆初獻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聖靈兮
皇皇穆嚴兮金床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

奉觴亞獻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載斌之載將百
辟從祀兮具張威　聖情兮無已拜首稽首兮頓享
終獻樂奏寧和之曲文德之舞三獻兮樂舞揚肴羞
具納兮氣蒿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況日吉時良
徹饌樂奏雍和之曲旌幡燁上兮雲衢長龍車鳳輦
兮駕飛揚遥瞻冊上兮上下方必烝民兮永康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焰發兮煌上伸
變化兮東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臣按古者以黃鍾太
呂之樂最清故以祀天神用左旋冕以右轉各極六
變各自為宮凡奏者皆作歌則律迭奏者律升歌必呂
陰陽相合若出自然以之祭祀地祇

歌奏一奏一如前法但祀天其舞雲門祀地其舞咸池
我　聖祖洪武之初冬夏二至皆祀於鍾山之陽鍾
下之勢燎壇坐南向樂舞各異也又古者啓蟄祈
穀用郊必於寅以應三陽交生之義當秋報穀必於
申以應三陰交生之義而萬物發生頼實亦或取之
夫天地不宜合祀也久矣肆我　皇上繹旂復之象
以建南北郊復行分祀其寅申祈報禮亦可定矣郊
祀配以　聖祖　宗祀配以　睿宗甚合商周奉契稷
配天武王崩周公攝政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
意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或疑宗祀之配當奉

成祖而不當　曆宗大是不然何則　成祖配帝
在洪熙時則當今日之祀則當推崇　曆宗矣
若推遠所親重瀆　遠祖不惟情理不該尚慮
上帝弗享吾誰欺上天乎曾謂　上帝不如林放乎
既嘗推古今之變而要以情理之極我　仁祖篤生
聖祖　曆宗篤生　今上其功一也　成祖功遍周
武　今上業顯武丁其大抵作功尤同也若更定
仁祖為桃廟之祖武宗以上列聖例該升附以次列
於廟中仍以　曆宗上比　仁祖曰武宗而下其尊
崇之典及萬世升附亦如　仁祖之故則世及並隆功
德示勸維有守儒邪臣不敢妄弓偏議動搖輕變矣

然此　朝廷大典固非愚臣所敢與而一曲之見不
忍不言

復製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社稷及歷
代帝王先師孔子先農樂章樂舞

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山川月將城隍迎神樂章吉
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雲京畿山川城
隍之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奠帛靈旗茲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遠有帛
在筐物薄而微初獻神弓安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
奠茲醴酒晨光初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
亞獻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升洋洋

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終獻執事有嚴
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
神其歆顧永言樂只徹饌春祈秋報率為我民我民
之生賴于爾神維神祐之康寧是禱祭祀云畢神其
樂歆送神三獻禮終九成樂奏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鳳馭　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望燎俎
豆以徹禮樂已終神之雲旋倏焉將從以望以燎庶
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光臣聞古者奏姑洗歌南
呂極於六變以祭四望奏蕤賓歌林鍾極於六變以
祀山川蓋姑洗南呂次濁蕤賓歌林鍾極濁取之以祭各有
所象也況祀月當以實柴祀風雲雷雨當以槱燎祭

嶽鎮社稷當用血祭山川當用沈貍今制不然意者
宋濂魯諸臣未之考乎月將如正月登明二河魁
三從魁四傳送五小吉六勝光七太乙八天罡九大
衝十功曹十一大吉十二神后也春秋祭社稷迎神
于惟土穀神乎造化功爲民立命乎當報崇民歌且
舞乎期雍雍備筵率儛乎候迓迎想聖來乎祥風生
欽當稽首乎告拜豐年初獻氤氳氣合物遂蒙民
之立命倚陰功于將王帛獻徹東初斟醴薦乎民福
洪亞獻于今樂舞乎奔奉觴願神昭格乎軍民康思
必穆穆乎靈洋洋感厚恩乎拜祥光終獻于羽飛旋
乎酒三行香煙繚繞雲旌幢于今稽首乎忻且惶

神頹悅兮霞彩彰徹饌粗陳徵禮兮神喜將琅然絲
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
康送神氤氳氛圄氳氛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
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望慶捧肴羞兮
請慶方鳴鸞翠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
稽首兮謝恩光○其祭歷代帝王迎神仰瞻聖容想
鸞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容
兮蒼生有崇賚諸帝兮是臨予頻首兮幸冢奠帛秉
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頓享兮效勤捧
禮帛兮列酒樽鑒予情兮欣享方旋駕兮雲程初獻
酒行兮爵盈喜氣兮雍容重荷冢兮瞻予崇群

臣忻兮曜碩從願親穆穆兮聖容亞獻酒斟兮禮明
諸帝熙和兮恰情奔走兮滿庭陳簠豆兮數重
亞獻兮願成終獻獻嚴酒兮至終早整雲鸞兮將還宮
予心眷戀兮神聖詒攀留兮無蹤雲衢兮緩行遥瞻
兮達九重徹饌納肴羞兮領陳烝民粒兮幸生將何
以兮報崇維歲時兮載瞻載迎送神旛憧遼統兮道
來蹌鶯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
祐兮樂年豐望望燎神機不測兮造化功珍羞禮帛兮
薰火中望瘞庭兮稽首頓神鑒兮寸衷　其祭先師
孔子迎神樂奏咸和之曲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
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

聖容奠帛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度越前聖
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是聽初獻大哉
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來格亞獻終獻百王宗師生
民物軌瞻之洋洋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奠
獻于三於戲成禮徹饌犧象在前邁豆在列以享以
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
越送神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敬
格惟馨神馭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臣按　朝家
有事文廟削胡元璦碎之儀崇雅實平正之禮且不
奏四配樂章尤得頒賞周孟尊師重祖之意夕為良

制矣但臣嘗進學庫閱視祭器備見鐘磬各一十有
六而高下大小厚薄但失形制甚切傷之嗟夫聖人
心安於正造次不遠也祀以失制樂器誰則忍乎是故
鐘鼓石磬臣悉畧具於前取依成造則敬奏協律矣
其祭先農迎神東風啓蟄地脉膏然蒼神掛角燁燁
火田民命惟食創物有先圜鍾既奏有降斯筵奠帛
帝出乎震天發農祥神降于筵簫韶洋洋禮神有帛
其色惟蒼豈伊具物誠敬之將初獻九穀未分庶草
攸同表為嘉種實在先農黍稷斯豐酒醴是供獻奠
之初以蘄感通亞獻倬彼甫田其隰其原秉耜云載
駿御之間報本思享亞獻惟虔神其歆之自古有年

終獻帝籍之典享祀是資潔豐嘉栗咸仰于斯時惟
親耕享我農師禮成于三以訖陳詞徹饌於赫先農
歆此潔脩于饌于罍禮成告徹神惠敢留
餕及終亟豐年是求送神神無不在於昭于天曰迎
曰送于享之筵冠棠在列金石在懸往無不之其佩
翩翩望燎祝帛牲醴先農既歆不留不蘩瘞之厚深
有幽其瘞有赫其臨曰謂蠻尤於先秦足見 國家致
制祭先農情詞備矣當禁
重農桑之政非前世不察民事者比也但祭先農而
歷代有功於農如后稷勤於播種伊尹之為區田伯
益之作牛犁趙過之為代田皆此之類取以從祀其

報功風後又不必言也
詔天下有寄跡佛老志向聖賢者許入國學以習天理
民彝乃畀之以政 制各驛夫馬免粮則例
自京師至宿州十三驛馬夫田租全免自百善道至鄭
州免三分之二自滎陽至陝西山西北平共二百二十
有一驛則免三分之一
二月以辭祥為工部尚書
時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壓鎮祥面拆之曰
太師一言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揀交
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羈豪其奏活者千數人後
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作上等 帝怒命有司將

罔上者棄市俾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在側因奏曰
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極言抗諫得令下腐刑祥復
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工　帝可其奏至
是命為工部尚書
夏四月以創通源督田鳳陽徙江南十四萬民實之
造大明寶鈔
所造寶鈔九六等一貫一千文一貫五百文一貫四
百文一貫二百文一貫一百文鈔四貫換赤金一兩
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以其
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九商稅課錢鈔兼收
錢十三鈔十七一百文以下則止用銅錢　臣按今
之鈔貫宋時所謂諸幣皆也具行易廢
以安定衛襲封嗣王復嘗安定阿端二衛指揮使
秋八月甲午作秋水賦
帝覽川流不息水容澄爽有感于衷因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為之賦內叙道體之無窮合天人
於一致又令禁林諸臣各撰賦以進　帝親覽之悉
置評品於其間仍賜以酒學士宋濂素不能飲酒
帝強之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帝歡笑書楚書一
章賜之仍命詞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吾君
臣同樂如此也　臣聞天地交而品物享君臣和而
治道泰振古皆然于今尤盛我　聖祖行之於前我

皇上行之於後蓋自平臺議禮之後凡有大政典必
召大臣而承宣諭萬幾之暇又召輔臣同
以治安為慮盤樂為戒如演武南城則留
遊西苑則為望雨之什歌豳風而嘆稼嗇艱難詠無
逸而懷宴安之慮輔臣賡和亦無不忘儆戒忠愛懽
溢于言外明良相遇千古兩見宜乎立致太平聿成中
興也

以周德興代俞通源督田鳳陽

勑江夏侯周德興曰古有移民之道為產火食多所
以俠鄉之民產業薄者被遷至所在使得安業且厚
可見昔君養民富國誠如是為良法也前者胡運衰
豪傑起義廢中土民不聊生 朕與卿等帥六師東
保江右二十一年立綱陳紀平荊楚定吳越中原席
捲將知律民無犯華夷一統惟淮甸沃壤盡為蕭條
前者移民十四萬詰鳳陽使各農田實地以壯京畿
恐斯民之衆下民不能馭特留卿等督責而提調之
近聞安南侯俞通源惰事弗勤闢田之役擬作三月
通算日工一夫止闢四分皆不及半畝於斯情狀未
審如何方今霜天在邇正當二麥種下之時若一夫
不及十畝則通源有異方之行必遼海之外未知悅
乎卿開國元者特示以利害惟卿督之是便於是德
興分丁計畝嚴立程限墾不如數者有罰立業已定

民咸利焉

冬十月溫州衛僉事王銘浚築濠閘

銘在溫州嘗造船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民用不擾吏無所售其奸瑞安盜周廣衆至六百人殺掠劫檢銘選兵授以方畧盡獲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倉東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壯厚不足以固國勢卒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須改為臣敢以聞詔許之銘遂繕城陴甃甓砌延袤三千余丈視舊規加三之一各門增樓與城相稱創層樓三間環城上五十余楼至是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一千余丈深廣倍之初掘二堰閘曰南關曰堰頭為蓄洩之限又增築外垣負趾神山屬郭公山二丈有奇高濶各二十尺旧是海潮暴溢而患不及城

帝始以溫州為東南重鎮故以屬銘及是換銘廣威將軍許之世襲

改光禄司為寺陞從三品

光禄原為司今改為寺設令丞職掌羞膳宴饗等事

羞良醞掌醞四署每寺設令丞職掌羞膳宴饗等事

凡本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上林苑四署照数進納

供用不足於民間買辦又令本寺買辦比於民間交易價錢每多一分

十有一月發有罪官吏屯種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
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賍及雜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
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臣按
葉居升疏於 聖祖曰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
率以罪人居之以然曠愁苦之聲充斥國邑非所以
供承 宗廟意也近令詵中額入軍籍者聽之免罪
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余丁家小在屯夫有罪
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余丁家小復何罪哉
疏進 聖祖深納之

皇太子諸王如中都

帝以皇太子暨 吳王楚王秦王晉王靖江王久處
宮掖無以發紓精神乃命如中都沿道聽其射獵以
講武事踰月乃始次滁州

十有二月元故將納哈出叛遼東都指揮使馬雲率莊
戰破之

納哈出自金山以師入寇雲旺知其將至命蓋州指
揮吳立張良佐岑嵩嚴守固守虜至城堅壁勿與戰
納哈出見城有備不敢攻乃越蓋州趨金州時州城
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吳勝等督衆分守諸門選精
銳登城禦之納哈出裨將剌乃吾以數騎徑至城下
挑戰城上弩弓射之剌乃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衆
大阻帝富等縱兵出擊納哈出戰不利又慮援軍至

引兵走以蓋州委立有備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
遁歸雲旺策其必退先引兵移柞河命良佐與定遼
前衛揮僉事周鸑自連雲島至塞馳塞十余里沿
河壘水為城以水淋之經宿皆凝隱然如城藏釘板
於沙中設陷馬坑於平地命老弱捲旗登兩山鼓戒
以聞砲即樹旗無何虜至旺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
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恰
惶北奔超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入阱中遂大
潰雲亦出兵追殺自至將軍山乘河旺等乘勝逐至
渚兒峪獲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九年

丙辰春正月改建太廟
帝始即位建四廟於闕左時享以四孟月及歲除凡
五享二年改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
至歲除如舊至三年仍用四孟月惟孟特享于各廟
至是始建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翼以兩廡寢
毀几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主皆向南凡
帳床榻衾稱褌袍箑笥惟慢器皿之屬皆如生事之
儀時享則德祖　居中東向　懿祖　熙祖　仁祖
則左右列其親王如壽春霍丘安豐蒙城盱眙臨淮
下祭南昌寶應六安都梁英山山陽招信十四王配
享東壁功臣如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趙德勝耿再

成桑世傑配享西壁　列祖皇后各依世次以序附
于祖　王妃如壽春王妃劉氏霍丘王妃翟氏安豐
王妃趙氏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妃
劉氏亦依各王之神主壇位亦配享東壁其時饗所
用樂章樂舞迎神樂奏中和之曲慶源發祥世德惟
崇致我畝躬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維我子
孫永懷　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
皇靈顯融初獻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思　皇先
祖耀靈于天源發慶流繇高逮玄玄孫受命追遠其
先明禋時崇億倉斯年亞獻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
舞對越　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威格在庭如見
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殽乎衷情終獻樂奏熙和
之曲文德之舞承　前人之德化家為國毋忘小
子基命成績欲報其德　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
悅懌徹饌樂奏雍和之曲樂奏儀肅神其燕娭告成
于　祖亦祐　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
錫以嘉祉還宮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鑾馭逍遥安其
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子　孫、孝思無斁　臣
聞古者以夾鍾無射之樂各自為宮各極六變以祭
先祖蓋取其又次清也其祭　先妣必用仲呂夷則
之樂各自為宮各極六變則以其次濁也我
聖祖時饗有告成于　祖亦祐　皇妣之文遂致

累朝承襲　列聖　群后共列于　廟雖以我
高后承天順聖　翊運　侑嗣亦不得享　特廟特
樂之祭況功臣在西壁似有形迹之嫌同享夾鍾無
射之樂不無疑　乾之僭情理未愜非所以康我
高后群后也一偏有見不得不言臣萬罪萬罪惟達
禮樂之情文者必能窮極之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并禁樵採設
遣使賫幣帛出各處祭
陵戶其祭文曰昔者聖帝明王興功盛德被于民生
四海咸賴涉世已遠陵墓所在往往為樵豎祭祀遂
致廢而不稱　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
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衮冕之服具牲牢
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
帝所必能格於冥冥中也尚饗
二月立官員紀録例
令諸司正佐首領雜職官犯公私罪該笞者贖罪杖
流者紀録每歲一考歲終布政使司呈中書省監察
御史按察司呈御史臺送吏部紀録以便稽考
三月以薛祥為北平布政使
北平轄内大興縣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到任即責
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以俸贖給主一切庶務嚴於
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餙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

以害公私在任九三年地方以寧

以馬雲葉旺僉大都督府事

遼東捷聞　帝以勑勞之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必須戍守朕初未暇乃有蓋州諸將共意秉庭固守其地以待朕命於是整舟楫命馬雲葉旺等帥精兵東渡高深金蓋遼陽以安黎庶北狄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歲十二月寇我金州指揮常富等吾同士卒戰在當先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拒險惟尔遼將忠義干天得護巨師不負委托宜鎮方面遂

咄馬雲葉旺僉大都督府事其余將領陞賞有差

夏四月詔臣民極言時政闕失

是時五星聚度日月扣舍　帝徬惶不知所爲因頒建言格式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於是教山西葉居升上封事極言　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考古證今踰萬余言時山西有賊號四大王突嵐山谷官軍捕之則駭散入山林大壑數年無功欲遷徙新附小民於是太原諸郡凡四千里之居民廢大擾升因是又勸　帝勿爲輕動以撫民心至言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爲守令者則責其先禮義憤征賦以農桑學校爲急務司風憲者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得陰陽調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

尚何天變不消時論韙之
納哈出以兵哨海舟馬雲禦之納哈出整兵來哨欵奪其糗
吳禎自海運粮至遼東納哈出中途阻回復遁還金
馬雲聞之即整師擊之納哈出
山 帝又以書諭業旺曰兵戍遼海已有年矣雖曰
農戰交脩其航海之運連年未已近者靖海矣率舟
師廣載揚航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整兵
欲來哨奪已被馬雲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年但
九時值暑天胡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暑彼有此
舉大軍既至隨火速差人星夜前去整兵備禦則無
憂矣

六月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帝嘗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茅列侍從
爲開國文臣之首伴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趣令
取子孫官之以濂辭於行步詔 皇太子送良馬以
賜 帝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以寵耀之時有詔許
内外臣民言事有疏萬余言 帝厭其迂愆欲罪之
以問群臣有阿旨者指其疏以不敬此大罪當誅
帝笞之而罷怒未解召濂問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
疏其心忠耳惡可深罪 帝默然既而覽疏中有足
采者召阿旨者罵曰吾方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
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言者邪

嘗廷譽宋濂曰古之人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事朕十有九年未有一言之僞誚人之短寵辱不驚終始不異可謂君子人乎仰可謂之賢者矣至是用為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秋七月傅友德大破元故將伯顏帖木兒於延安友德副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木兒請和刁命諸將悉還獨留友德屯兵以備之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數於是番酋縛帖木兒以降

九月考較內外錢粮罪囚空印者

錢粮之出入也用使空印在昔已然而洪武詔條律令之中亦不禁革該載上下承襲以為當然至是大行考較內而尚書外而參政及各府等官有用空印者　帝疑其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有潛謀不軌或那移作弊於是大震怒至有不保其首領者或追粮俸或斷發工役或改發充軍中外臣僚湯然一空有慶遠府同知鄭士原亦坐用空印斷發工役其弟鄭士利上疏爭之　帝怒益釋○臣按葉居升言於

聖祖曰古之為仕者以餬口今之為仕者以營利古之為仕者以行義今之為仕者以徼名古之為仕者以治民今之為仕者以殃民古之為仕者以盡職今之為仕者以曠官古之為仕者以事君今之為仕者以欺君古之為仕者以安民今之為仕者以病民古之為仕者以守法今之為仕者以犯法古之為仕者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弗獲之罪以鞭撻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士務無遺遠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

到京師除官又以貌選所拜非所聞所用非所孝治乎居官拳動四跌所以不免誅戮也因勸　帝明別賢愚録長棄短使中才爭為廉智善人有所容身疏進大見優納

冬十有一月移河南都指揮使郭英鎮北平河南久罹兵燹井邑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英為都指揮使在鎮撫集流亡寬科條明賞罰遠近來者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培增境内大治處置五總兵下漫散軍選驍勇二百為軍鋒以備征調余尚六千人悉遣赴京師　帝嘉奬之以北平禾甚平治乃自河閉移鎮之河南士民遮馬數十馬不得行至有泣下為立生祠者及至北平聞群胡反側不寧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乆中聞其風來降九千余人　帝遣使勞以上樽羊馬授龍虎將軍造駕鴛戰襖

令將作匠造綿布戰衣用紅紫青黃四色江西等處今後造戰襖表裏與色使將士變服之以疑敵心號為駕鴛戰服

遣傅友德從行西蜀

帝將伐雲南故遣友德從行西蜀永寧稚播諸處脩治城郭関梁於是金得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相率來降及還京師獻馬五百匹　帝以内廄良馬十

五匹賜之

十年

丁巳春正月復合祀天地

初從陶安等之議以二至分祀天地即圜丘舊址為壇以屋山之陰至是又行合祀禮

蓋之名曰大祀殿每歲正月擇吉日行禮

加封湯和為信國公

和自平蜀後又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鎮遠州羣外

郭鎮彰德羣其城追元浦臣伯顏帖木兒於察罕惱

兒獲牛馬羊無算及茲還京師

帝念其功加號推誠功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信国公議軍國事食祿三千石後又與李文忠練卒於鳳陽又巡撫西河州完城郭又與徐達北伐木灰山擒平章別里哥楞副文通又承詔至四川求寧修濠壍餘士馬五開巒反寧妥討之降四萬余人及入朝以春秋高乞骸骨歸故鄉群臣次第為言詔許之賜鈔五萬錠俾造第於鳳陽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增戍築城以固守備和乃行因巡視海道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及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得賜白金三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一萬五千錠文綺四十端妻胡氏賜白金千兩黃金三百

勑至可分一軍還四川別有調遣王遂使高顯城松州請印設官領軍戍守至是設指揮使司統兵鎮之

六月以 皇太子知奏事胖臣先啓後聞

平羌將軍丁玉還四川討斬妖賊普貴

王尚駐松州未還四川復 勑之曰大軍入松州克戎勇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功懋焉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用有用之人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計議來奏既而

王奏松州為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詔從之因詔王還師四川討捕妖賊普貴等殲之 帝復以勑

兩彩段三十端俱降手敕褒嘉之人羨其榮

復司

夏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丁玉為平羌將軍帥兵往討先是松州蠻寇為亂以知州薛文勝開路修橋供給之二月遂克降蠻龍州知州王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為寇擾我邊民命爾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除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可服但高城深池中有阻遏者擇士卒守納都疊溪一路其青山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九來降諸酋必遣入覲親撫諭之

獎勞令實失律指揮普亮等于法後王還京師陛為
左都督竟以逆黨論死臣按我　聖祖用兵九道里
遠近敵情勇怯奇正相合無不洞燭諸將不過仰受
成筭而已其視前代之主軍前機密一切不知以至
覆軍殄民異矣

秋七月置通政使司以會東正為通政使劉仁為
左通政

初置察言司令掌四方章奏尋革去　是置通政
使司設通政使左右參議仍設經歷知事
等官職掌出納　帝命通政使左右參議仍設經歷知事
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前聲息
民間災害等事時官制初立　帝欲重其職頗難其
人刑部主事曾棗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為通
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
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
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
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
正百官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無避忌當駁正
者勿阿徇當敷陳者勿隱匿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說閒以欺罔公直清亮
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冬十月衛國公邕愈薨于壽春追封寧河王謚武順
愈自河州召還以疾薨于壽春　帝哭之慟輟朝三
日自衛國公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月十九日柩至
三山門車駕臨奠為擇地於城南西山之原九褒塋
者皆官給之　帝以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歷
鎮八州有功無過詔朱費灸撰神道碑以昭不朽愈
泗州虹縣人也自襄陽從大將達平隴右破定西在
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賛南普化兒只汪來等於是
河州以西朶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其後吐蕃
所部州城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愈討之與副
將分所部兵為三併力齊入覆其巢穴追至崑崙山
斬首不可勝計獲牛馬羊十萬　帝嘉其功遣使召
還欲行獎勞至壽春薨

十有一年

戊午春正月給文武官牙牌
凡朝參文武官俱給牙牌懸帶出入無牌者依律問
罪及借與者罪同在外來朝官於參衙門附名出入
後又令朝參官員門籍各衙門自置
刻功臣俸米之數于石
功臣公侯每歲所支祿米俱於官田內支給中間多
寡悉如始封所定之數漢吳隆將如李伯昇潘原明
王溥歲支米七百五十石亦勒于石

三月給在京工匠鹽菜柴米

凡在京工匠上工者日給柴米鹽菜若歇工則停給後又令工匠役作內府者量其勞力日給鈔貫以償其勞人皆便之

夏四月寧夏地震敕守將耿忠防邊

是月二十九日西安都指揮使司報寧夏地震且又將有半日　帝敕寧夏衛指揮僉事耿忠曰地震且久慮應在邊念爾乃功臣子弟前者為不循軌度而有罰焉今降職敕守極邊冀圖報稱但其所統之人亦非忠良之士為首帥者若恩威有歸着則必事成功就若恩威歸無歸着則士心恐有變切防此等陰

猜外寇宜密察之方今天下大定爾所統內軍多有小智巧術者當秉心以正毋為所惑則無事於是忠奉敕惟謹告諭軍士莫敢有妄動者　臣按寧夏為陝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上有塔積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我　朝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胡虜雜處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多故矣且諸衛無積芻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數價騰踴所恃以濟急者常股存積之鹽耳又多不繼是以沿河溝塹營壘極為虛弱為將領者虜來則退縮及去則佯追失事則破調相推同事則裝點

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為国
外強中乾錐胡虜亦知之矣臣聞東勝舊地東起振
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州廣袤六百里
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瑞金泊大鹽沒越及
安豐艾山等處屯洎饒沃關中無比若驅逐殘虜專
守降城外阻大河為固內擅耕牧之饒則陝西有息
肩之漸矣并儼長城之壯臣又聞殘虜隨逐水草散
居河壖鄙曲類無城寨天兵一臨勢必瓦解且其中
虜酋桀詰多不相能而勢無定一倉卒兵至旌倪絆
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諸虜以撓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勑畏忠謹於方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

長技以驅逐之則通其變
秋七月安南入貢降勑諭之
叔明既纂先已來貢及是又遣陪臣阮士謔以方物
來無何陛辭告歸　帝降手勑諭之曰爾阮士謔入
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
叔明言昔者安南國王陳日燇荒昏以致滅亡然既
亡國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德不勝前王又恐
宗祀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雹為政
儻有少愆當自脩省塞責庶可以回天意後又入貢
帝懲士謔之故不許陛見降勑諭之曰夫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先是爾王差陪臣阮士謔來朝比歸朕

恐待王之禮薄專令內臣與阮士謁往安南何期至境阮士謁星奔日馳兼程先至及我內臣既達爾邦其士謁罔知所在故以出門入戶之禮排遣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果礼之誠歟抑侮之設歟然看如細務實相愛之大端此礼既非其於他者何有且安南於中國雖稱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昔中國之君能統之朕思限山阻川實為強制若我中國有道安南四夷守分何欲事大之來者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余愆初阮士謁來朝及其至國觀訪似非有官今爾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等歸告陳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也無虞邇來朕失務德人神有變惶懼無已爾無我干故玆勑諭叔明自以慕弒得立心歉不自安屢貢方物甚豐復降勑諭之曰爾安南國王陳叔明前者為入貢之礼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廣矣以物度之上不足以備內庭之供下無利於軍民往復勞吾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為萬里神交者邪且王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中國之邊壓欲互生情愛福及黎民則送往迎來毋必自悔若從常施以小詐將非輕重則大體一失不拒而自至又非無事而生事乎今王不如我約貢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辨眞僞阮士

譔非人國王為之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
八月西番叛以汗英帥師討之
西番叛夥寇擾邊境　帝親祀嶽鎮海瀆鍾山大江
旗纛諸神曰曩者兵事既久老幼艱辛少壯奔迫苦
哉甚矣當是時賢愚思治感動昊穹上帝好生授民
以福命予平禍亂育黎庶予無他能賴百神效靈今
王弼率兵進討兵行會神必告英乃率河南陝西山
西兵征朶甘諸酋降其萬戶乞迭加夷其部落遂進
擬洮州

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
凡甲等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件馬步軍刀二萬
把率以為常
百花彭亨國遣使來貢
冬十有二月制諸王宮城之式
先是議准諸藩王城高二丈九尺下濶六丈上闊二
丈女墻高五尺五寸城濠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
高六尺九寸月臺高五尺九寸正門高四尺九寸五
分廊房高二尺五寸王宮門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後
宮地高三尺二寸五分正門前後殿四門有城樓立
社稷山川壇于王城內西南　宗廟于王城內東南

改蟠螭為龍王所居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城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礼西曰遵義北曰廣智俱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定宮城週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分制式既定九遣官起築　諸王宮殿城郭悉依此為之

十有二年

己未春正月沐英襲洮州諸番破之遂戍其地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只領素子阿烏都兒阿卜商等擾納鄰七站之地英與王弼周武等移征朶甘思之師以擊之至洮州故城阿卜商等遣去英追破之獲積石州逃叛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斬之殺獲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于職方於是吐番川藏聞之亦降是役也指揮楊廣千戶李清戰死遂於東籠山築城守之未幾番復來寇出戰大破之生擒三副使而唐光又進取阿速石門關雪山寨英遣使報捷請城守事宜　帝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之是扼其咽喉矣即置洮州衛以指揮聶倫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同守之洮州遂安

初制兩廣蠻厲地方官員陞調限

吏部奏　准兩廣所屬地方有瘴厲者有司俱以三

年陞調錐係兩廣而無瘴厲者仍以九年為限福建
汀漳湖廣郴州江西龍州南安遠地亦瘴厲歷任三
年一體陞任
三月追贈指揮僉事李寶為大都督府僉事
實領騎兵從沐英平西羌是月九日與虜騎遇於土
門峽大戰數十合我軍乘其少却張翼出其後以精
騎躡之虜大敗實擁衆躍馬乘勝深入俄為流矢所
中流血被甲裹創復戰勇氣益倍會日暮收兵還營
翌日創甚輿還肇昌卒事聞詔追贈僉大都督府
事
夏四月劉真大敗女直部野人於鎖兒口
真於前年十二月征女直部及是於隆安哨至肇川
多擒獲之過惱溫江分兵為三道逐至鎖兒口與戰
大敗之斬虜酋及獲牛馬無數又逐北路野人連戰
破之野人遁去復引兵過江應援大軍殺退虜衆於
是東北諸胡聞風慴懼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
禎字幹濠州定遠人封靖海侯以是月二十六日卒
帝震悼輟朝三日詔贈光禄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
公謚襄毅賜銮鍾山之陰官給其葬事之日 帝親
臨奠加贈賻勑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序其勳績
以美之

六月益封西征諸將沐英等為列侯
帝以西番首惡雖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鋤所有孳畜
盡行拘入勢孤力弱時自叛矣於是論功行賞封沐
英為西平侯王弼定遠侯謝成永平侯張温會寧侯
周武雄武侯張隆鳳翔侯葉昇靖寧侯各食禄二千
石余將士陞賞有差
秋八月罷鎮廣東永嘉侯朱亮祖于江寧
亮祖以定浙左平閩中征兩廣伐四川行定未下州
縣七年同何文輝鎮北平十一年巡視淮陽又鎮廣
東嘗發軍民三萬人拓廣城北八百余丈在鎮所為
多不法奏聞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 帝念其
功不下吏但令罷職居江寧縣安德鄉
冬十月定致仕官恩典及處鄉黨之禮
初令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襲四品
以下各陞一級給與誥勅其歷年未及三年及為事
降用或工役屯種取到者依本等職事致仕不給誥
勅後又令年六十以上致仕者皆給誥勅所居鄉黨
惟於族内亭尊卑如家人礼於其外祖及妻家亦亭
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
同姓致仕官會則亭爵上同則亭齒其與異姓無官
者相見不須答礼庶民以礼官謁見敢有凌侮者論
如律

十有二月以李文忠督理河岷
帝以河岷鞏昌巳平乃命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
昌梅川等處整治城池督理軍務九邊境一切事宜
悉從文忠節制

置神樂觀

置神樂觀　帝御製碑文以記之其文中有云長生
之道世有之不過脩身清淨脫離幻化疾速去來使
無難阻是其機也觀內設提点知觀專管樂舞生屬
於大常每遇祭祀先期數日率本觀樂舞生於觀內
演習以便祀事臣按周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舞而舞山
川之祭祀教帥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
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旱暵之事我　聖祖神樂觀
之設屬於太常而統于禮部排優佛老蕪領胡部俗
樂未除臣嘗探其意矣蓋古者前巫後史宗祝皆在
太師陳詩不廢鄭衛所以觀民風而養王德觀內設
官意者其在茲乎臣聞古天子太祀太宗伯主禮大
司樂主樂咸大德聖賢之徒豈惟集事亦以致虔我
聖祖深明乎此凡遇祭祀禮文禮節必選官僚熟於
禮者以為贊相未嘗以觀內人役供　大祀也今則
君相行禮道流黃冠堂堂大禮洋洋大樂皆其所掌
矣序和情文恐非是屬所能究人物徼副元非所以
相　君相以格神明也宜急正之使毋見笑外夷

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詔諭陳叔明寢攻占城兵

帝以安南怙強欲侵奪占城境土故致敗亡因煒使人來貢乃遣使詔諭煒兄陳叔明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亡滅者何善盖由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其捨久長之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章抄之朝露先賢不云乎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富貴而若是邪抑民有愆而致是邪故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且天地之廣長民民者衆若卬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求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禍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搆兵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讎未解將如之何爾如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若否朕命而為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可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如還故智者有不為也爾如鑒春秋之失而毋蹈徃轍其不美乎宜悉朕意毋有所忽

十有三年

庚申春正月胡惟庸伏誅左丞相李善長吉安侯

陸仲亨詔勿問

惟庸以謀逆事覺被誅李善長惟庸外父也辭連善長及仲亨費臣奏請併罪之　帝曰朕初起兵時善長謁于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伏藏草間朕見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矣二人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詔勿問

元故將脫火赤總邊遣沐英率兵討擒之

元脫火赤與知院愛足也和林為邊患　帝命沐英經略亦集乃路　度黃河經臺臺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勇當其前夾擊收以進合兵圍之火赤愛足惶惑不知所為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濯鎮關中

三月更定官制及京官功臣免降例

革中書省陞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改大都督府為左右前後中五府吏部統五部相伍兵部與五府持立都察院職專糾察大理寺參駁刑曹其諸道御史六科給事中放成周制柱史保氏之職翰林通政准成周內史之職俱親自除擢不爲吏戶兵部五府掌兵

其級之權則出於兵部大理參駁若奏決之成則又歸于刑部科道糾劾俱由吏部施行內外學校則以禮部督管於是宮府合一內外相維體統精嚴機樞不紊後　帝又御制勅詞以戒之曰其戒吏部曰進退庶職亦爲重要戒爾戶部曰量入爲出毋復擾民戒工部曰敬事信工無弊上下仍禁後世不得輕爲更變敢有建言奏請欲復丞相者本犯處以極刑未我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西牆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員除本户合納秋糧外其余一應雜泛差

[illegible]盡免其各處功臣家户有田土除合供稅糧草夫役外其余糧長里長水馬夫役盡免凡鳳陽揚州并和川民畜養馬一匹者免二丁

定天下儒學師生俸米與雜職同師生廩膳米每人日一升

開豁無籍貫軍罷抽分竹木坊

令挨無籍貫軍經十次面申者即爲開豁其天下抽分竹木坊悉罷之

夏六月停各處王府工作

勅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恩民爲先其王府一

切二作宜皆停罷時張鉉董彝府胡美董澤府皆未
勑不遣　帝又以河南方造周王宮殿恐軍民服役
勞若又諭張温周武曰河南將士陂勞者多宜善撫
之九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
休毋盡其力温等奉勑明年宮殿乃成

聖壽

秋八月占城遣使來賀　聖壽表備
占城使至復言安南以每攻其國因上賀　聖壽表備
訴其事降勑慰諭之臣按我朝不欲速事凹欠故小
夷爲強夷所侵奪告多置不問雖於小夷有缺其心
而内地之民不勝其禍矣臣聞安南占城占臘邊疆
等國上疆寬博耕作人稀甚類古公岐陽撫上之原
所謂逢山方見地見日始知天南國吞將盡東溟勢
欲連則似之其視江南五省地狹民稠盡力不能尋
常者有間矣元唆都欲於雲南交阯暹緬占城土壤
相接之處請置行中書省屯兵里潮州毗蘭以兌海
運雖非久安之道抑亦足為都護諸夷之要不知唆
都能發此議直奚豪之士也　臣感慨我　聖祖慰諭
占城而因有見制馭南海西域者戎之法夫南海西
域者戎奉表入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
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
蘭山古里班卒柯枝呂宋合猫里碟里蘇禄忽魯謨
斯忽魯毋恩甘把里麻林古剌麻沙納撲兒加異勒

祖法兒溜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黙德那南亞里急蘭
丹奇剌尼夏剌比寔察尼烏涉剌瑒阿丹魯密彭加
那捨剌弊八可意坎巴東替左法兒黑葛達八吞黑
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淳泥百花彭亨
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荅剌凡五十九國而我閩
廣散入諸番者數千余人臣聞占城為安南所逼自
新州遷都鶴頂山安南以莫氏阮氏陳氏鄭氏首為
禍乱各攄土疆其占城舊都若新州以西靈山以南
田土肥美魚盐充裕羊螭新州伽俺貌三處濟港廻
完之處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可以築邑二國各自有
事其地又棄不理若乆占城修貢載行錫以真封爵
勑諸國凡有閩廣水商又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
分由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
都護占城外則大通諸国運致土産轉相貿易不出
數年番舶畢集吳浙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
理起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阯
怀服仍以中国之化施之炎嶠則慕我声名樂吾德
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有奸雄倔起吾以新
州步騎西北入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畧
廣南順化新安則交阯腹背受敵尤可以取全勝也
交阯民田畝稅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為変其為府十
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及軍衛有

同書歲入不足以給況望其上供以益國哉

聖祖要置不校我 皇上姑准其降 先聖 後聖其堅一也大凡海外近吾邊陲之国風俗殊異除官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則我所得倍於彼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來亟往但其名不順恐合所吐言若從實深計則誠利于民生国計也治国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為先謀國以言利為諱是心也王弗伯邪談王不知所以王及其無策欲用伯術以攻之必無及矣於戲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賦鞏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臣之億見也臣謹明在蜀財用不足取之南中唐以王鍔節度嶺南遠夷番舶閩中皆富於財又因以減廣州常征之稅甚夷市舶不可以或已也臣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屬于占城乃進交廣其土產物貨若椒蠟香木犀角象牙鶴頂寶石玳瑁珠瑟瑟瑪瑙珊瑚白磁之屬與渤海以北鮮卑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菟裘海昆布柵城之豉扶余之鹿卹鄭之豕沃州之綿之脆州之紬位城之鉄肅慎之鏃率賓之馬盧城之稻秬沱之鄭與夫紹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所出為廣藥材銅鍋鼎銚紗羅段綵蕉葛皆番夷素所願乎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例抽分始終漂偽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孔明區

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靈山　北
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南通太倉定
海是乃天建地設而資我以綏四夷而收其舶利者
也蓋聞西南諸蕃耐暑不耐寒東北諸夷耐寒不耐
暑西南諸蕃若過七洲獨珠則天氣必寒東北諸夷
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熱之交侵蕃夷所以
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為沿海邊民之害者矣
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用本通蕃亦多為之惜其
不為生民計不為朝家慮不肯建白以然而潤澤以
推行之耳九空船行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惟通蕃貨
買者往還重載誦涛饗祭如或失焉振古皆爾不惟
今然或者忿怒海賊遷及蕃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
九月大享　太廟賜勛臣官馮勝米五百石
燕府左副後軍都督府僉事高顯卒追封汝陰侯
謚武肅
詔減蘇松嘉湖重租
先是四府之田每畝起科七斗五升七年已減其半
矣至是四斗四升者減什之三四斗三升至三斗六
升者減什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
置內寶鈔行用庫
在京內外各置寶鈔行用庫九軍民倒鈔令軍分衛
所民分坊廂輪日收換鄉民商旅則以路帖路引為

驗其鈔務貫伯昏爛方許入庫易換量收工貲價直

置行人司

本司司正正九品設行人左右行人職專掌奉使之事改行人為司正左右行人為司副更添設行人三百四十五員

冬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行至夔州病卒

濂之孫宋慎有罪被刑濂坐累妾置茂州至夔州未發以疾端坐斂手而逝濂在翰林嘗奉勑與樂鳳韶等同修洪武正韻凡六謄黃始克成編諸音韻協者併之否則拆之字義同正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敢收者補之註釋一依毛晃父子之舊計七十六

韻比之江右制韻之初但知紐有四聲而不知橫有七音者不同矣濂平生為學常欲正心脩身期措之事業俯仰無愧又篤於倫品五倫問皆可為法名聞四夷朝貢者必問宋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板刻國中安南高麗使者至購文集不售拱璧日本使者奉 勑請文以百金為獻却不受 帝問之宋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帝深然之致仕時賜綺幣文綺 皇太子贈衣三襲

帝諭之曰朕最慎于賞今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上今年幾何矣宋濂對曰六十有八 帝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至家拜表謝恩仍上

箋於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得賜詔褒荅大
旨謂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
生獨全致仕請歲一入朝　帝俾懋既久乃問屢奏
及至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越
翌日勑儀曹奉醪膳抵寓館以賜日侍　帝遊盤旋
禁御咨詢備至至便殿日晏始退　帝喟然嘆曰純
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歲暮還還中
貴賜上尊既行數日　帝問其子璲曰朕疇昔夜夢
見爾父談笑如平時爾父雖去其容儼然如在朕目
中也遂拜謝曰非陛下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皆為歌詩以紀
之濂與人和易雖為人所紿亦不校又好接引後生
一生未嘗去書致仕隱居青蘿山人不見其面視近
甚明一黍上能作十字乃不飲酒宴嗜欲所致也至
是以慎坐累卒于寢人皆惜之門人方孝孺稱其道
德可以訓暴禁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旨可
以信於人而傳于世臣按國初立法甚嚴我
聖祖之威亦不可犯嘗幸金華訪求許文正公之後
得許文善召之未至而車駕還京又驛召赴京道語
悅之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侍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南學為國子學拜博士無何
陞祭酒出入兩宮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之事至於人

材進退時政施張無不與議文善亦是非卜無所
顧忌為學校更設規法以教養數十事無不施行及
後文善以孝宮雜器用於私室為言者所劾章入
帝瞻之而笑言者不已乃安置于韶州夫文善與濂
乃 國初名賢其制作之富眷遇之隆又如此纔有
差失置法不宥愛養人材是固 國家盛意若恃寵
生奸犯害民物者可以戒矣

以采訥為國子祭酒

訥元進士也入我朝為祭酒模經講孝聞者如得
沂歸由翰林孝士歷陞今職在監科目所得人材率
三天下之一以後乙丑戊辰狀元咸出大學

頒曆法

令豫刊天下明年大統曆以十月朔日進其諸王及
在京文武官直隸府府州俱欽天監印造頒給十二
布政司則本監豫以曆本及印分授之使印刊以授
府縣頒之民間俱依欽定 皇帝親王曆註三十事
民曆註三十二事

十有四年

辛酉春正月復以徐達帥師伐逋北詔馮勝節制河南
舊年冬元故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至是命徐達耿
炳文帥師討之賜鈔遣行命馮勝俞征虜將軍印節
制河南勅曰河南為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

方今大將軍北征特命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訓練
士卒以佐征討時周王府宮殿告成復以勑諭勝曰
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守之地爾今正在彼
處當風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內外護衛簽密馬步
士卒各加訓練其在尔左右為圖子手者王府有馬
所令牧於遠地當令兩軍守一馬皆須精銳者但有
異聞即乘馬至報尔就都指揮馬兒說亦宜慎察人
心動靜
沐英以兵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
諸將各領兵從大將軍達進征羌出古北口經畧公
主山寨等處以兵攻灰山嵩州高州全寧皆克之獲
知院李宣俘千余人而還
三月復制朔望朝儀
朔望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侯鼓三嚴公侯一品二
品官入東西角門俟其余三品以下先於冊墀內班
橫行序立鐘三鳴公侯一品二品以次入序班立鳴
鐘畢儀禮司奏外辦導駕官導 上位陞座鳴鞭畢
鳴贊唱班齊通贊詣中道陛首臣某等問起居
聖躬萬福畢百官行五拜禮畢儀禮司奏禮畢乃退
三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帝念人材盛衰由學校興廢憫北方荒亂文經胡元
染習之余人鮮知學遂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

十人分教北方至是又以五經四書頒於各學因謂
廷臣曰道之不行也五經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
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北方自喪亂以來經
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
經四書頒之使其肄習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
則俗美仲日收效亦必大矣

置采墨勘合創編賦役黃冊

帝以命令下行恐有假僞乃置半印勘合下諸司收
掌六部都察院應有行移即便比對勘合朱墨相同
火速奉行者司亦置六部都察院冊如勘合至
日即便附寫緣由收貯仍將原
附寫緣由明白滿日差人
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
十甲甲九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
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七後則以丁數
多寡為次每甲編為一冊
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面後
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
一本
年攢造之際所用之人俱非純
憑其丁口稅糧登除收割之數不無增減互異欺隱

府其勘合
入繳其編造黃冊
多者十人為長余百戶為

射脫該縣按冊比追小民上訴不理其弊久矣
夏四月傅友德耿炳文大破虜乣于塞外
友德炳文領兵出塞外大破虜乣于北黃河外俘獲
人馬悉送大將軍營而友德又選精騎夜襲灰山獲
其部落邊境寂然
五月編修吳沈吳伯宗進千家姓系
制農民商賈校尉毋得禁僧道等衣服
農民家許穿紬絹紗布商賈家止許穿絹布校尉用
邊攔鞋用青緊束之衙門毋得禁穿皂衣改用淡青僧
道服色禪僧茶褐常服青條五色袈裟講僧五色常
服綠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僧官
皆如之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用赤道官亦如之
惟僧錄司官袈裟法服朝服皆用綠紋綺
以金
六月塔平散毛洞蠻反以仇成為征南副將軍率兵
討之
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作亂掠旁近郡縣
帝於是祭太歲諸神于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
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近年以來西南諸夷數
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來以至於今弗循教
化弗畏威蓋恃崇山而固險依山林之深叢跳梁山
谷雲良民而傷生今遣安慶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

取容美等洞其遣將簇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靜西南
秋七月周德興復討五溪亦蠻詔以為征南將軍討苗
平散毛皆平之
五溪蠻復反議出兵討之德興時年老請行 帝未
許請益力且示矍鑠狀 帝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有
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盡智勇効之所能及捍災
禦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耑取西羌馬援請討
交阯朕嘗歎美謂古有是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
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
然請行朕閔卿老不忍煩卿上乃固請爰命為大將
軍往征南服嗚呼忠勤不息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旋師當有以報卿也又是德興兵至
五溪蠻見兵威大盛皆散走尋有詔班征南將軍與
仇成合兵進討塔平散毛諸洞蠻賊皆平之

月制各處倉官遷陞法
先是令倉庫司官錢粮以歷俸周歲為考滿收受
少者以數交付代官給由多者以半俸守支畢日給
歲考滿守支俸給三分內支一分守支畢日未入流
陞從九品已入流陞正九品

令各事東宮者皆稱臣
建宮俸軍粮倉于京師

遣御史按天下罪囚有罪者悉送京師
九月朔以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統師征雲南
帝以雲南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乃以友德充征南將
軍沐英藍玉陳桓胡海費聚爲偏裨率師三十萬以
征之臨行　帝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
知其山川險易形勢以規進取朕博覽輿圖咨詢有
衆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
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烏沉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
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
師察審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
一入提劒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
彼此牽制彼斃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
徑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厝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
諭不必苦煩也師行　帝躬出餞於龍江諸將各率
所部就道
周德興仇成振旅而還復以仇成從征雲南
德興以平蠻還師賜敕褒美稱其忠勤不怠儻侮安
民非鄉者誰賜田一區爲子孫世祿仇成討平五里
諸蠻田至常德令從友德以征雲南
傅友德師師至湖廣遣陳桓胡海郭英趨烏撒英率兵
襲破赤水河兵
友德以諸軍至湖廣即命都督陳桓胡海郭英率兵

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
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之上邪
遂以兵攻赤水河踰赤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水暴
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斫木造筏夜
半濟河比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烏撒并阿容等
還使勑諭馮勝於河南
勑曰夫象愛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安撫
之今秦王晉王遷京師宜遣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
到之日宋国公出迎則都指揮出迎則都指揮
宋国公守城以三之一出迎余悉令城守爾其慎
加慎毋忽後復勑曰聞有盜五百人由黃陂縣而西
殺掠居民此必征南士卒畏避而逃者夫不用軍法
罪固當死因而為盜左其旨焉宜即遣兵於汝寧南陽
之地伺其出沒捕之
冬十月南雄侯趙庸討平漳潮諸盜
漳州南靖民作亂殺掠鄉邑趙庸遣兵擊捕其黨悉
平潮州海陽民亦作亂庸又調兵討之擒賊十余并
家屬二千七十余人復討程鄉群盜擒賊首萬戶銕
隆海等百五十人斬首四十級
工部尚書薛祥死于杖下
祥為比平布政使時宰不悅適天旱不雨誣以差役

不均坐殿左遷嘉興府知府則已未年春也庚申歲
惟庸誅罷中書陞六部召祥為工部尚書帝謂之曰
奸臣每說汝七何不言薛祥對曰臣罔知所故及是
月以他事祥勞累下杖死臣於前年冬見宋濂被放
辛于夔州今年冬見祥坐累死於杖下二臣皆国初
賢而有功者亦不得以與八議之例豈不是當時大
臣之過歟
陞太醫院正五品
本院更設令丞吏目及御醫始依文職授散官来幾
復改院令為院使丞為院判其屬置惠民局又於本
衙門置生藥庫各設大使副使

有一月二陰矣景良卒于青州
良受命營齊王府宮殿社稷於青州功成而民不勞
留二歲是月二十六日卒訃聞 帝震悼輟朝三日
追封江國公謚襄烈詔景伯宗撰其碑丁鳥襄江陰
矣
十有二月安德帥師由辰沅趋貴州徇曲靖大破雲南
兵於白石江
安德大軍由沅辰趋貴州攻普定擒安瑣羅鬼蠻酋
猪悉降攻普安下之留安戍守一循格孤山之南奇
兵襲畢節可渡皆下之進取曲靖梁王遣司徒平章
達里麻將精兵十余萬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

疲於深入未有釁心乘此乃可破也於是倍道以進
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迷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已
臨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
黃失措里麻擁兵陳水上友德急欲濟冰亦白未可
別遣一軍泝流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
卻數里而後敢陣伐師既濟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雨
發聲乎動天地我數十人合與武指揮命事趙旺遇坡
馬嘶賊猜貌刺之而死英等縱鐵騎衝其中堅連斬
數十人敵大敗生擒達里麻以千甲士二萬馬萬匹兒
女百餘人各使歸業夷人兒歸者
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之南以擊烏撒郭英亦攻六
番州擒帖木兒王子兄弟又擊越州龍海諸蠻轉向
永寧
沐英善撫以兵趨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自殺遂分兵
趨烏撒
友德既向烏撒遣英與王以兵趨雲南梁王仍聞達
里麻被擒，隳遁滇池舉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
投水死之英至板橋右丞觀音保奉城降父老爭出
山香拜迎王師英入城飲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

金印并宣府符信兵籍撫定其民實是月一十四日
也自九月朔出師至此僅百日矣遂分兵直趨烏撒
以會交德大軍
交德帥師會郭英陳桓胡海于永寧破實卜母遂據
烏撒獲得七星關
交德循格孤山南以通郭英等永寧之師時元右丞
貝蠻復大集交德也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交
德弗許士卒無不思奮效死交德喪其可用下令曰
我師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
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軍
我師既陣有苴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令勢迎戰我
師趨之戰數十合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師益奮衆
衆皆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遁走遂城烏
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進至可渡河於是東川芒
部諸蠻皆降副將軍等所至亦降元司省各路官張
勇
遣使如傳交德軍
勅諭傳交德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

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事勢何如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粮將軍分各軍田衛今知質粮於敵軍可不必田也　臣按古之善兵役不至再因粮於敵故軍足可足大功易成友德實以之大凡古今久沒方鎮其人能與我為敵者皆必粮儲充積夫苟徒破其兵而不知館其穀以為我利非良將也

十有五年

戊寅春正月唐勝宗張德討平浙東諸盜

特爾爨温賊首昌宗達三葉丁香等作乱即命勝宗張德討擒之勝勑曰古之為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筭無遺策信在戰無后期勇在摧敵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裕后世也近浙東山民簫聚聲衆害民命卿等為將軍同往不愈五月而平之今既凱還勝卿田一庄為子孫世禄於戲功成不易保之尤難卿尚勉之

置雲南布政使司

勑諭友德曰比得報知雲南既克然區畫布置尚煩

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
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民毋挾兵刃
至如霑譯華不尽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遂置布
有八籍其户得七萬四千有六百
政使司于雲南及在外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
沐英領建昌數經臨安尋與楚雄皆下之降元平章
闍乃馬忽政刻車不花遂向大理
東蒙盜起趙肅討捕之
東蒙盜起擾害居民南雄廣州趙肅以兵追討前後克
十二宗擒賊萬余人斬首二
業人民三千余戶進兵攻破石皷赤嶺諸寨擒偽官
百余人其黨皆走於是四會白沙長岡等処父老拜
迎於道肅慰遣之有恣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九
南民作乱肅又捕之九五百七十人
令朝覲官各奉所知一人
初制奏啓本式諸司行移及内外屬官參見禮
九奏啓本内官員正面真銜謹奏名當該吏典於紙背
書名盡字如有事故官員不許冩列空函年月及正
面上用印信毋致漏使其六部等衙門九差人有事
公幹所在府州縣止是具奏啓付差去人回還俞

赴當該衙門祭落批辦官物者令承批人賫批徑赴
該部交納不許泛濫徑申行後体式今所遵用者是
也惟通政司仪礼司并内府六科係出納帝命近侍
官員与内外衙門別无行移不許申票呈其内外之
官凡有所屬卑官參見者不答拜品級等者答拜所
屬官品級高者与上司官同

改國子學為監頒教條及禁例於天下

国子孝改為監定設祭酒司業監丞典簿博士助教
孝正孝録掌饌等官專管教育人林頒條視一十八
次今所遵守者是也其監生有病故者有司給棺具
歸葬以后又設正義崇德廣業脩道誠心率性等

堂以教各省孝人歲貢并文武臣子弟又令天下各
孝鐫勒卧碑置於明倫堂之左永為遵守生員考居
優等得補廩禀每月給米一石

閏二月副將軍沐英及藍王王弼胡海襲破龙尾
関執段世遂要定鶴慶車里平緬

英以兵攻大理其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乃皮羅
閣所築者龙首尾二関號險要土酋段世聚衆五万
拒関藍王王弼率兵由耳水東趋土関王又以兵趋
下関沐英以一軍付胡海由石門間道趋繞出于點
蒼之后攀木緣崖而上立旗幟運明伐軍抵下関者
見之踴躍叫嘷賊兵驚潰英策馬渡河水及馬腹諸

軍從之遂斬関而入上軍亦趋下擊賊腹背受敵因
大潰遂掠大理擒段世酋從者悉縱之蠻夷感悅先
是二月
帝以勑諭交德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及報知將軍
調度有方節制嚴整得僅堅抚順之方運籌決勝之
署令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即當進討故命福馳辺
諭將軍夷性頑黠多詐攻戰之策必籌之熟矣若頻
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乘機進取一舉而定毋不労
師可也所奏事宜悉從尔請福未到英等已克大理
交德遂分軍取鶴慶麗江破石門下金齒於是車
里擘紮和泥平緬皆降

三月傳交德遣使獻俘奏事于京師
交德以故元威順王之子伯匕梁王家屬三千一百
一十八人送至京師并遣人奏事云雲南自元世祖
至今百有余年屢經兵燹面籍不存兵数无從稽考
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共稅則元司徒平
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為僧道豪右隱占今准
元旧制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發雲南臨
安楚雄曲靖烏撒普定等衛及鹽盖盤江等千戶所
見儲粮数一百八万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
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粮并故官院寺入官田与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帝悉可其奏后又置雲南鹽課司招商中納以益軍費

令吏部寺部有應問者俱付刑部問理

置錦衣衛鎮撫司

初置仪鸞司至是改為錦衣衛設都指揮使等官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專掌直駕侍衛緝捕等事其屬有鎮抚司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抚司推鞫后以非法凌虐感詹同行不上大夫之奏將本衛刑具焚毀以所繫囚送刑部鎮抚司問刑各徑自奏請不經本衛本衛有事送問上畢仍自具奏是堂无鞫問奸惡重情得实具奏請 旨發落內外官員有犯送問者亦如之

夏四月烏撒復叛友德調兵討破之

帝嘗勑友德曰諸蛮洞官軍散処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滌諸部蛮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友德乃遣人會汪英進擊烏撒西堡蛮賊一萬五千餘人寇普定城甚急友德復遣揮顧成擊之賊皆敗走乃設大渡河守禦千戶所調千戶吳忠領兵千人守之仍造舟以濟行旅

五月費聚攻克關索嶺諸寨堡斬首数百獲馬副將軍費聚以兵破阿咱等處寨牛無数又是帶以勑諭安陸疾復又聚曰苻到可疾

報征南三將軍九烏撒烏蒙東川芒蒙盤江關索諸
蠻悉滇滌之尔安隆平涼二矣會兵攻擊砦柵安隆
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閔密慶慎勿与蠻人戰於嶺上
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
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
力攻之必克也聚因是進兵攻取關索諸蠻及諸蠻
寨數十遠近震懼

太孝廟成　帝臨視之

前年夏詔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定天下
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殿顏兹成均地隘而陋何
以振文教朕相其陰陽鳩工度材鷄鳴山下高爽平遠豈天協朕
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之文孝乎群臣稽首曰　聖上
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孝制授諸工部又遣金吾
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至是工成凡堂七會講
有燮倫其肆業所有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
等堂以至會饌庖厨室井倉庫蔬圃亦備兩堂間東
西有館以居勑教孝録孝正東偏列室則以処諸生
文廟在孝之東其楹八百一十有奇自經始以來
帝臨視者屢矣孔子而下像不王繪祀以神主唐宋
胡元之習以革先遣使祀　先師以太牢礼畢冑子
民之俊秀登堂受業未栽　帝又躬臨廟行礼奠酌
獻再拜而退乃達孝宮祭酒吳顒博士龔教執經講

說礼成乃還

定各處軍衛馬料及軍士替役法

令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淮安蘇州等衛馬草不許料收馬料不許支給其各衛軍士有年老及殘疾有丁男者許替役所管軍於不許生情留難遠者悉坐以罪

秋七月刑部進大明律

大明律尚書刘惟謙等所進今所遵行者是也

帝覽閱之親為之序以冠其篇首

遣耿炳文巡視陝西城池兵燕督屯田

炳文至陝西即訓練西安等二十二衛卒九十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人晝[illegible]二万三千五百四境内古陂廢堰及軍士屯田無不脩治臣聞沿边屯田當行周制唐不足效也周制將藏于六鄉而兵寓焉居常則歸朝无非守職之吏師興則掌旅各專閫外之寄異於唐人府兵將有定額有兼領遥制之弊矣無事脫甲而耕遇敵荷戈徃戰蓋耕者自能耕戰不借力於兵戰者自能耕无仰給於農異於唐兵數有定額不免調外援内以致卒之驕情交鬬闕下者矣陝西諸將善於屯田者惟炳文為最是故臣為　之今者屯田軍人視為恒產多有私相貿易在生不能禁將領奴隸什伍多被顧指氣使在

下不能堪款革斯獘必生煩擾不可以試也俟降城克復河套元虜然後以成周之法施之庶朔方完富閑輔求賴矣

友德沐英復攻扳烏撒東川建昌芒部咸叛友德帥師會沐英合勢攻扳之斬首三萬緩獲牛馬羊數萬大軍遂引而東攻取諸蛮未服者露布以聞臣按古今收復久失故地類非一戰所能定也蛟龍亡淵虎狼失窟勢不得不咆哮衝激矣古之好佳兵者得地而權益輕蕪人而勢愈弱豈非以此之故与易戒鬼方之伐史重廣德之訓臣以是知今日之於安南果不三以輕動而城河套瓜沙大寧四處邊地復之雖易而撫守甚難也友德捷至　帝以勑之曰卿等南征諸夷提兵深入如風行草上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卷英豪長驅於碧雞金馬未戢報捷擢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於是雕題之俗遣使入貢撤定百蛮之種威加八俏之邦將軍之勞至矣然功並亘古勳著彪炳英風遍播於華夷大丈夫至此豈不顯父母揚名者乎敢勞以獎酒遂不能致特以朕心勞之尚勉之哉

揚首寇雲南副將軍沐英及都指揮使馮誠追破斬首六萬級

友德沐英分兵攻未服諸寨以誠守雲南諸寨見城
守虛弱相扇為叛有土官楊苴者右棄詰給其下曰
總兵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畐也各糾集衆二
十萬苴又以兵會之毛於城西北阿陽亦以所部會
於城東南合三十六營來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
病忽聞冤至頗以為憂誠与謝熊以孤軍拒守旋施
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弩勁弓於　賊近輒射之徃徃
應弦而斃俟賊少怠則出戰擊之賊不能攻遂為
困城計時沐英駐兵鳥撒聞之選驍騎萬餘來援至
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
領軍三十万至矣賊衆駭罵拔營宵遁走至安寧
次仰甸富民普寧大理江川等處復擾險樹棚欵其
百舉誠與英調兵悉勦捕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
人諸部復定誠因用之予收也

八月皇后馬氏崩

后以疾至十月初十日崩次日文武百官行奉慰礼
又四日清晨素服各詣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臨畢
素服行奉慰禮其命婦亦素服至乾清宮具喪服入
臨行礼文武服二十七日而除在京官及聽除者給
布一疋自製喪服軍民男女皆素服三日在京禁屠
宰四十九日在外三日停嫁娶管
一百日宰民一月

九月癸酉犯南斗勅傳友德致謹天戒大意謂神久悉定

時癸酉犯南斗　帝勅友德致謹天戒大意謂神久勞於外恐衆怠弛為賊所乘宜加警飭以備不虞友德以烏撒諸蠻雖敗餘黨未服復遣兵搜捕潛匿者取而殺之諸蠻畏服於是乘宋欽皆來降蠻地悉定友德見烏撒烏蒙芒部三府之地近四川遂割隸於四川布政司因其土俗宅租賦與幸校塵戰骨廣屯田設諸司衙門大小相維犬牙相制後以曲靖孟定曲麻等處叛服不常復往討之修鎮遠城池區畫詳審友德為將出奇取勝敵如神可比韓信紀律

清明士卒用命可比周亞夫老成持重經國遠猷可比趙充國機權施於襲取徹侯教不明敵鋒則李勣止有高開道在所不論故其平西川無閒俱首功

冬十月詔南雄矦趙庸班師

初庸討陽山帰善等縣賊既克灯心龍湖帰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生擒賊首乃令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級招降二千九十戶廣州蜑戶万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為寇因籍為兵又俘賊首等平王獲賊黨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人賊黨一萬六千人斬首八千八百級招降平民一萬三千六十七戶至是奉詔班師京入見　帝嘉獎慰賜綵幣上　良馬

給貧囚不能自給者每人日米一升
龍粮長禁絶寄人戸田地
時各處糧長催徵或多不便故悉罷之止令照黄册
里甲人等催辦其處好頑之徒將田地寄人戸者許
受寄之家首告就賞為業
十有二月令軍士有建言者所司用印実封入逓
奏聞其父不必赴京
改善世院為僧録司玄教院為道録司
僧道二司俱正六品僧録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経名
義職專掌釋教之事置于天界寺僧有三等　禪曰
講曰教在外僧人府屬僧綱司州屬僧正司縣屬僧
會司管轄皆統于本司其道録司設左右正一演法
至靈玄義職專掌道教之事置于朝天宮道士有三
等一曰全真二曰正一其在外道士府屬道紀司州
屬道正司縣屬道會司管轄皆統於本司俱屬於礼
部本司官選用並不給俸及行移等項其僧道常住
田不許典賣著為令

十有六年

癸亥春正月以李文忠兼領国子監
帝諭文忠曰国家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
雖請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涖之恐怠
於務孝故以命卿云爾

初制歲貢法

歲貢各處生員俱以明年為始歲貢生員各一人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各一篇判語一道中試者入監不中者罰充吏

定京官高者張傘蓋

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應天府尹国子祭酒翰林等學士許張傘蓋其品秩卑者益不許出京者聽之

二月遣耿炳文諭友德班師以沐英鎮雲南

友德遣人送元璽綬右丞觀音保參政刘車兒不花及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師 帝以雲南既平命長興侯炳文往諭友德等班師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諭遂班師沐英留鎮雲南英為辨方物定貢賦視民數均役力疎節目麓川外有緬車里外有八百媳婦皆內附

置大理指揮使司

帝以大理重地夷情狡服不常乃置衛以周能為指揮同知統兵守之後城大理垣墉堅厚櫓堞壯麗創四門東通海西蒼山北安遠南 建樵樓鳴鍾鼓街巷曲通閭閻輻湊又築上下關兩城 臣按大理東抵洮州西界永平順寧附其前鶴慶衝其后峭山深塹連葉榆而倚點蒼蓋南詔一大都會也夫鶴慶麗江

金齒車里平緬等地民夷雜錯又覆易生若於洱海
太和景東騰衝通安劍川永昌木密安寧宜良易門
馬隆諸處脩補曲防備極其至則地方靜矣臣覩其
地形南以元江為關麓川為蔽而達八百媳婦大甸
西以永昌為關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
于南海暹羅占臘占城及古朱波亦孛之夷東南迤
寧遠接于安南其龍門芒江与宣化州皆通之矣西
北盡麓江則又通吐蕃烏斯藏麓川之地由金齒过蒲縹
踰屋牀渡潞州歷高黎前后山蹊陡間無慮數千里
在潞江安撫司上二日可至騰衝七日可至麓川其
在雲南白崖过景東歷木邦通至湾甸渡河入法施北
至潞江之界十日亦可至麓川麓川之源出昌峨蠻
境流入法施者也自是而緬地合大盈江直至騰
衝然麓川以上有南甸千崖陇川威遠湾甸鎮康大
侯蠡乃法施等府州司蓋深在内蠻之外遠擊木邦
而麓川安危亦視騰衝景東騰衝景東則視金齒金
齒外維諸蠻究其实又以大理為重也周平近不遺
平遠七斥候費不貲盧量豐凶而賦其稅通關市不
抑其直斯其所以保大理而維雲貴乎

○三月始制嫡妾封贈及文武官封贈蔭叙例

李善長奉 詔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復定文武
封贈蔭叙之例封贈之例十一蔭叙之例五悉從之

以為定式

夏四月置長河西務等処軍民安撫使用

長河西安撫司每年一貢給以勘合於四川北虢雅

州入貢每貢止許五六十人多不過一百人方物該

守關官員辯驗申送都布按三司審実起送貢物

秋七月度蘇松嘉湖民田多寡出馬

令金四府之民有占田四十頃以上者出上馬一疋

三十頃以上者出中馬一疋二十頃之上者出下馬

一疋後又命各處曉喻不問官給自備具奏聽令

貧難閑惟為爭四十馬匹有奏生仍令祇官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

近月須鄉飲礼面於天下

允洪武五年民間里社百家為一會主以粮長里長

至是革之須其面式於天下至庚午之歳又更定焉

今日之所遵者是也臣聞鄉飲酒之礼賓主象天地

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六陸象六合三象月之三百成

昵面之坐以象四時

令天下衛所選善射者赴京

九天下衛所於善射者千選其一於冬月農隙輪班

赴京校試不中者罰其指揮千百戸中者賞鈔五錠

連中者六錠不及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道里費各遣

軍士就於本衛較射

冬十月給暹羅琉球占城諸国勅合
初暹羅來貢方物賀正旦已遣使賫詔印徃賜之矣
帝又以海外諸国進貢信使徃來不実遂命礼部置
勘合文簿祭諸国俾徃來俱有憑信稽考以通彼此
之情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洛文俱於所各経布
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后発遣暹羅占城等五
十九国俱給勘合文冊其琉球国又有分而為三有
中山山南山北三王賜以鍍金銀印文綺等物后又
賜三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羅王相宰官
亦賜以綵八服其差來正使副使并火長人等稟給
欽賞茶果酒肉厨料與徃回管待各以国大小隆殺

有差著為定例

十有一月建滁陽王廟于滁州

帝息弟子與首事與王有生全之恩且震駭而卒文
皇后馬氏養父也故立廟祀之王夫人張氏一女為
帝妃生蜀王豫王　如意王及一女

安南陳煚攻占城病死遣使入貢詔諭之曰前者朕
初陳煚慕叔明而自立遣使一貢所貢之物惟是表
令安南來見期以二年遣使何在物之豐盛今年使者
誠而已苟華夫之心永堅何在物之豐盛今年使者
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
乱紀綱更三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

未定柰何昔主昏荒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於
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成考耳意中国圣
人有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可得已矣天下
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陳煓奪位而
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祇及黎庶膺王爵儻或慢
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安之道且安南限山阻海遠
居嶂爾天造地設今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国有
道之君必不伐尚強无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顧
民安而已无強凌弱衆暴寡安南新王自當高
枕无慮加兵既而陳煓率兵攻占城国病死海濱使
來告哀　帝自製文遣使往祭之其文曰上古受胙

方鴈者一正綱紀而無二所以固封疆遠逋逃却有
罪睦隣邦而恤艱寡故得二者之權必以先事人尓
煓為民上於安南失固封疆未嘗悔於艱寡而乃
至占城有何逼迫而若此欤彼占城無礼致祖祀而
君是欤使者来告尓歿海濱朕不忝苦心嗚呼一言
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其陪之佐奚用其道有此
耶嗚呼顧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欤雖云尓亡
邦家無虞特遣使奠祭尓其有知尚饗　臣按安南
九有慕逆立者必厚責中国以安其位然以其貢厚
而致詰責如我　聖祖者鮮矣前後詔祭之文讀之
多不缺句必有漏誤不敬強補也往年登庸慕逆祭

黜尤甚於陳煓表云欵從国人之請以金銀人祈代
已罪并陪缺貢方物慮在罪戾不敢唐突蓋為詞甚
卑而鈎取甚亟臣嘗建議欵將以登庸所進貢物金
銀田賜安南恭毒黎庶一以破逆賊歛財樹已之私
一以昭 中国顯比無外之体斯荒民感戴裔夏畨
動矣

十有七年

甲子春正月復定科舉格式

科舉之式鄉式會式今所遵行者是也但主於布政
司而不監臨以巡按御史其鄉式比今稍寛七篇未
見者許減一道五策未能許減一道官未入流而元
錢糧等項粘帶者皆由有司保舉入試其學官及罷
吏娼優隷卒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自是以為
常

陞都察院正二品及令布按二司考所屬官

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設左右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治
書殿中監察等御史續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復改
為七品止設監察御史分各布政司等道監察御史
無何陞三品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
副左右僉都御史經歷都事并十二道御史專糾劾
百司办明冤枉提督各道一應不法事務其所選用
務得公明廉重歷練老成不許新進初任及知印承

差吏典出身人員充用又令各處按察司官年終來
朝將所屬官員考過堪用平常不堪用名數親自奏
聞甚直隸府州官亦然
造大統曆定以今歲甲子為曆元
漏刻博士元統請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依舊法
推筭不用捷法元統復以歲差為言以謂差法未有
修改故月食時刻分秒有所不合臣聞造曆必有曆
元若黃帝辛卯顓頊因之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
丁巳魯用庚子日為陽精行南陸則盈北陸則縮月
陰精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若測景驗氣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
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
七十二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
奇必退一度則歲差可考而七政之躔度明矣然測
景於日則有欽天監在苟驗氣於地臣聞監中未有
成說或者未究可容臣言與海內聰察之士評之乎
蓋聞天地一元運行不息其十二律之短長各有一
定黃鍾三寸九分大呂四寸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
鍾六寸三分姑洗七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九
寸林鍾八寸四分夷則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
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以此十二之管底安於
地俱各九寸其管各按所直之位直樹正立皆齊其

下不齊其上蓋必先以員木準之然後可以按管入地填以黃土之粉覆復以輕緹之素實以葭蘆之灰周以三重之星當月氣至管自飛灰如冬至中氣黃鍾氣升綏滿三寸九分之管其去孔口地面尚五寸一分大寒氣升滿曰寸五分之管去孔口地面尚四寸五分雨水氣升滿太簇伍寸四分之管去孔口尚三寸六分春分氣升滿夾鍾六寸三分之管去孔口尚二寸七分穀雨氣升滿姑洗七寸二分之管去孔口尚一寸八分小滿氣升滿仲呂八寸一分之管去孔口尚九分夏至氣升滿蕤賓九寸之管律口與地面平矣大暑氣滿八寸四分之管去孔口尚六分處暑氣滿七寸五分之管去孔口尚一寸五分秋分氣滿六寸六分之管去孔口尚二寸四分霜降氣滿五寸七分之管去孔口尚四寸二分小雪氣滿四寸八分之管去孔口尚三寸三分夫測景恍惚難憑求氣截然一定辰集時刻毫髮罔差上而日月之代明天運之先後盈虛損益如示諸掌宻而備簡而明也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通荆州水利

德興請決荆州嶽山壩以通水利詔從之九泐田數百畝歲增官租四千三百餘石

岐陽武靖王李文忠薨

文忠有疾　太子臨視　帝親幸其弟慰撫良久丙

戍慶撥朝三日御制文遣使致祭自曹国公追封為
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配享　太廟及功臣
廟皆弟三文忠為人器量沉宏人莫能測臨陣暗厉
奮癸遇大敵膽氣益壯在　朝廷勤慎心心終始如
一又釋兵家居恂恂若書生嘗師金華范祖幹胡幹
講明性理之孝處身家一循軌度為詩詞雄壯可觀
音樂華麗泊无所嗜享子三人長景隆襲曹国公次增
枝前軍都督次芳英中都正留守
勅遼東將唐勝宗葉昇使絶高麗
高麗使來不存臣礼与絶之
以勅諭勝宗葉昇使絶高麗之使
水陸五至皆非臣礼暗行偷窺明彰褻瀆於簡古
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国伺隙幷禍若西突
伐四次絶滅其国魏伐二次晉其所都晉伐三次殺
其宮室俘其男女五万口隋伐二次城困坍平降即
免唐伐四次斬首五万級突王藏等戮於市遼戈五
次焚其宮室斬乱臣康肇等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
伐五次夷王鼠鼠雖補殺之以觝雖為牧馬之地猶
古事迹可以絶交不可斬交況深交乎未幾高麗使
者復至勝宗葉昇奏之復勅曰尔名世之臣前者遣
鎮遼左朕嘗備詢高麗必敖有使至今果然矣然勿
為善說所誘幸麗所貢豈不見曹魏之將田豫為烏

桓　尉却賄之故況高麗今春使至財賂京官甚重
設使受其賄者必有所忘豈不報哉今尔知誘部能
奏功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蹊東界鴨緑北留牓基
非多弄不足以防未然尔能弄有餘則名彰矣後因
天象有警復諭以慎守外畏鬼入境但當保障清野俟
其急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踰不測此勝宗与昇
奉惟謹臣聞外国有所急求於我者必其国中有憂
奪事也時高麗賊臣李戔桂卩用事矣

夏四月加封南征諸將詰捷功惟賢能授之厥規古制
詰曰昔者圣君定賞以报功惇封最多然庑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著各有差等

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
辨輕重也今平定雲南小等功勳昭著是用使爾子
孫世世承襲食祿若干石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
之典礼兹與爾誓其死者則曰以券誓若逆謀不宥
外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爾功於
戲安不忘危慎終如始思相從之惟舊念成功之多
難訓及後人永延世祿豈不偉欤而平庑沐英武定
庑郭英安慶庑仇成鳳翔庑張隆定遠庑王弼普定
庑陳桓東川庑胡海鶴慶庑張詮俱食祿二千五百
石宣德庑金朝與永寧庑張詮俱食祿二千石友德
以首功加三千石所給誥券皆以一品之制惟公庑

用王軸伯子男則用羣軸以為別
秋八月初制朝覲官吏文冊畫本
令天下諸司來朝明年正旦各造事蹟文冊仍書土
地人民畫本俱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其服色各
以品級為差惟雲南遠在邊鄙特免其來
定各處鹽工本鈔
兩淮兩浙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
建四川每引俱二貫
立吏員撥用法
九吏員試中一等二等者於在京出身衙門內用第
三等者於在京未有出身衙門內用仍以等第姓名
出榜曉諭遇缺以次撥用
冬十月河南大水勑李祺同有司驗民戶賑恤
都督僉事陳文率追封東海郡庚謚孝勇
立抄劄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就解本處衛分成丁男子同
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軍官為奴金銀珠翠
軍人騎坐牛隻給與有屯去處屯種無屯去處并一
應孳畜產重物件盡行變賣價錢於有司該庫交收
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祖墳塋者下在抄劄之限後
又令謀逆造偽鈔者沒其貲產丁口其餘殺一家一

人採生折割攬納尸安保过付詭寺田粮等項止收
貴產仍以農器耕牛還之
十有二月賜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高謙田
謙屢從大軍戰漢平定中原有功陞同知自給與
調雲南右衛謙家屬衆盛非祿養所能給願分撥
曰卿 帝可其奏仍賜水陽田一千七百畝
韋鳥屡郭子興卒
子興鳳陽人嘗与于先守潼關有功朝廷方倚求鎮
西陲及是卒 詔追封陝国公賜塋于聚宝山之陰
塋具一取諸官